紅樓夢/第001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回目录　下一回

第一回　甄士隱夢幻識通靈　賈雨村風塵懷閨秀

作者自云：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，故將真事隱去，而借通靈之說，撰此《石頭記》一書也。故曰「甄士隱夢幻識通靈」。但書中所記何事，又因何而撰是書哉？自又云：今風塵碌碌，一事無成，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，一一細推了去，覺其行止見識，皆出於我之上。何我堂堂之鬚眉，曾不若彼裙釵哉！實愧則有餘，悔又無益之大無可奈何之日也！當此時，則自欲將已往所賴，上賴天恩，下承祖德，錦衣紈袴之時、飫甘饜美肥之日，背父母教育之恩，負師兄規訓之德，已至今日一事無成、半生潦倒之罪，編述一記，以告普天下人。我之罪固不能免，然閨閣中本自歷歷有人，萬不可因我之不肖，自護其短，則一併使其泯滅也。雖今日之茆椽蓬牖，瓦灶繩床，其風晨月夕，階柳庭花，亦未有傷於我之襟懷筆墨者。雖我未學，下筆無文，何爲不用假語村言，敷演出一段故事來，以悅人之耳目哉。故曰「風塵懷閨秀」，乃是第一回題綱正義也。開卷即云「風塵懷閨秀」，則知作者本意原爲記述當日閨友閨情，並非怨世罵時之書矣。雖一時有涉於世態，然亦不得不叙者，但非其本旨耳，閱者切記之。詩曰：

浮生着甚苦奔忙？盛席華筵終散場。

悲喜千般同幻渺，古今一夢盡荒唐。

謾言紅袖啼痕重，更有情痴抱恨長。

字字看來皆是血，十年辛苦不尋常！[1]

列位看官，你道此書從何而來？說起根由雖近荒唐，細諳則深有趣味。待在下將此來歷注明，方使聞者了然不惑。

原來，當年女媧氏煉石補天之時，於大荒山無稽崖煉成高經[2]十二丈，方經[3]二十四丈頑石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。媧皇氏只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，只單單剩了一塊未用，便棄在此山青埂峰下。誰知此石自經煅煉[4]之後，靈性已通，因見眾石俱得補天，獨自己無材不堪入選，遂自怨自嗟，日夜悲號[5]慚愧。

一日，正當嗟悼之餘，俄見一僧一道遠遠而來，生得骨骼不凡，豐神迥异，說說笑笑來至峰下，坐於石邊高談快論。先是說些雲山霧海神倀玄幻之事，後便說到紅塵中榮華富貴。此石聽了，不覺打動凡心，也想要到人間去享一享這榮華富貴，但自恨粗蠢，不得已，便口吐人言，向那僧道說道：「大師，弟子蠢物，不能見禮了。適聞二位談那人世間榮耀繁華，心切慕之。弟子質雖粗蠢，性卻稍通，況見二師仙形道體，定非凡品，必有補天濟世之材，利物濟人之德。如蒙發一點慈心，攜帶弟子得入紅塵，在那富貴場中，溫柔鄉裏受享幾年，自當永佩洪恩，萬劫不忘也。」二仙師聽畢，齊憨笑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！那紅塵中有卻有些樂事，但不能永遠依恃。況又有美中不足、好事多魔八個字緊相連屬，瞬息間則又樂极悲生，人非物換，究竟是到頭一夢，萬境歸空，倒不如不去的好。」這石凡心已熾，那[6]裏聽得進這話去，乃复苦求再四。二仙知不可強制，乃歎道：「此亦靜極思動，無中生有之數也。既如此，我們便攜你去受享受享，只是到不得意時，切莫後悔。」石道：「自然，自然。」那僧又道：「若說你性靈，卻又如此質蠢，并更無奇貴之處。如此也只好踮腳而已。也罷，我如今大施佛法助你助，待劫終之日，复還本質，以了此案。你道好否？」石頭聽了，感謝不盡。那僧便念咒書符，大展幻術，將一塊大石登時變成一塊鮮明瑩洁的美玉，且又縮成扇墜大小的可佩可拿。那僧托於掌上，笑道：「形体倒也是個寶物了！還只沒有實在的好處，須得再鐫上數字[7]，使人一見便知是奇物方妙。然後攜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，詩禮簪纓之族，花錦繁華之地，溫柔富貴之鄉去安身樂業。」石頭聽了，喜不能禁，乃問：「不知弟子那幾件奇處，又不知携了弟子到何處？望乞明示，使弟子不惑。」那僧笑道：「你且莫問，日後自然明白的。」說着，便袖了那石，同那道人飄然而去，竟不知投奔何方何舍。

後來，又不知過了幾世幾劫，因有個空空道人訪道求仙，忽從這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下經過，忽見一大塊石上字跡分明，編述歷歷。空空道人乃從頭一看，原來就是無材補天，幻形入世，蒙茫茫大士，渺渺真人攜入紅塵，歷盡離合悲歡炎涼世態的一段故事。後面又有一首偈云：

無材可與補蒼天，枉入紅塵若許年！

此係身前身後事，倩誰寄去作神傳？

詩後便是此石墜落之鄉，投胎之處，親自經歷的一段陳跡故事。其中家庭閨閣瑣事，以及閒情詩詞倒還全備，或可适趣解悶，然朝代年紀，地輿邦國，卻反失落無考。

空空道人遂向石頭說道：「石兄，你這一段故事，据你自己說有些趣味，故編寫在此，意欲問世傳奇。据我看來，第一件，無朝代年紀可考，第二件，并無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，其中只不過幾個异樣女子，或情或痴，或小才微善，亦無班姑，蔡女之德能。我縱抄去，恐世人不愛看呢。」石頭笑答道：「我師何太痴耶！若云無朝代可考，今我師竟假借漢唐等年紀添綴，又有何難？但我想，歷來野史，皆蹈一轍，莫如我這不借此套者，反倒新奇別致，不過只取其事体情理罷了，又何必拘拘於朝代年紀哉！再者，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書者甚少，愛适趣閒文者特多。歷來野史，或訕謗君相，或貶人妻女，奸淫凶惡，不可胜數。更有一种風月筆墨，其淫穢污臭，屠毒筆墨，坏人子弟，又不可胜數。至若佳人才子等書，則又千部共出一套，且其中終不能不涉於淫濫，以致滿紙潘安、子建、西子、文君，不過作者要寫出自己的那兩首情詩艷賦來，故假擬出男女二人名姓，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間撥亂，亦如劇中之小丑然。且鬟婢開口即者也之乎，非文即理。故逐一看去，悉皆自相矛盾，大不近情理之話，竟不如我半世親睹親聞的這幾個女子，雖不敢說強似前代書中所有之人，但事跡原委，亦可以消愁破悶，也有幾首歪詩熟話，可以噴飯供酒。至若離合悲歡，興衰際遇，則又追蹤躡跡，不敢稍加穿鑿，徒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傳者。今之人，貧者日為衣食所累，富者又怀不足之心，縱一時稍閒，又有貪淫戀色，好貨尋愁之事，那裏去有工夫看那理治之書？所以我這一段故事，也不願世人稱奇道妙，也不定要世人喜悅檢讀，只願他們當那醉淫飽臥之時，或避世去愁之際，把此一玩，豈不省了些壽命筋力？就比那謀虛逐妄，卻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，腿腳奔忙之苦。再者，亦令世人換新眼目，不比那些胡牽亂扯，忽離忽遇，滿紙才人淑女，子建文君紅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舊稿。我師意為何如？」

空空道人聽如此說，思忖半晌，將《石頭記》再檢閱一遍，因見上面雖有些指奸責佞貶惡誅邪之語，亦非傷時罵世之旨，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，凡倫常所關之處，皆是稱功頌德，眷眷無窮，實非別書之可比。雖其中大旨談情，亦不過實錄其事，又非假擬妄稱，一味淫邀艷約，私訂偷盟之可比。因毫不干涉時世，方從頭至尾抄錄回來，問世傳奇。從此空空道人因空見色，由色生情，傳情入色，自色悟空，遂易名為情僧，改《石頭記》為《情僧錄》，至吳玉峰題曰《紅樓夢》，東魯孔梅溪則題曰《風月寶鑒》。後因曹雪

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，增刪五次，纂成目錄，分出章回，則題曰《金陵十二釵》，并題一絕云：

滿紙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淚！

都云作者痴，誰解其中味？

當日地陷東南，這東南一隅有處曰姑蘇，有城曰閶門者，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。這閶門外有個十里街，街內有個仁清巷，巷內有個古廟，因地方窄狹，人皆呼作葫蘆廟。廟旁住着一家鄉宦，姓甄，名費，字士隱。嫡妻封氏，情性賢淑，深明禮義。家中雖不甚富貴，然本地便也推他為望族了。因這甄士隱稟性恬淡，不以功名為念，每日只以觀花修竹，酌酒吟詩為樂，倒是神仙一流人品。只是一件不足：如今年已半百，膝下無兒，只有一女，乳名喚作英蓮，年方三歲。

一日，炎夏永晝，士隱於書房閒坐，至手倦拋書，伏几少憩，不覺朦朧睡去。夢至一處，不辨是何地方。忽見那廂來了一僧一道，且行且談。只聽道人問道：「你攜了這蠢物，意欲何往？」那僧笑道：「你放心，如今現有一段風流公案正該了結，這一干風流冤家，尚未投胎入世。趁此機會，就將此蠢物夾帶於中，使他去經歷經歷。」那道人道：「原來近日風流冤孽又將造劫歷世去不成？但不知落於何方何處？」那僧笑道：「此事說來好笑，竟是千古未聞的罕事。只因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畔，有絳珠草一株，時有赤瑕宮神瑛侍者，日以甘露灌溉，這絳珠草始得久延歲月。後來既受天地精華，复得雨露滋養，遂得脫卻草胎木質，得換人形，僅修成個女体，終日游於離恨天外，饑則食蜜青果為膳，渴則飲灌愁海水為湯。只因尚未酬報灌溉之德，故其五內便郁結着一段纏綿不盡之意。恰近日這神瑛侍者凡心偶熾，乘此昌明太平朝世，意欲下凡造歷幻緣，已在警幻仙子案前挂了號。警幻亦曾問及，灌溉之情未償，趁此倒可了結的。那絳珠仙子道：『他是甘露之惠，我并無此水可還。他既下世為人，我也去下世為人，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淚還他，也償還得過他了。』因此一事，就勾出多少風流冤家來，陪他們去了結此案。」那道人道：「果是罕聞。實未聞有還淚之說。想來這一段故事，比歷來風月事故更加瑣碎細膩了。」那僧道：「歷來幾個風流人物，不過傳其大概以及詩詞篇章而已，至家庭閨閣中一飲一食，總未述記。再者，大半風月故事，不過偷香竊玉，暗約私奔而已，并不曾將兒女之真情發泄一二。想這一干人入世，其情痴色鬼，賢愚不肖者，悉與前人傳述不同矣。」那道人道：「趁此何不你我也去下世度脫幾個，豈不是一場功德？」那僧道：「正合吾意，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宮中，將蠢物交割清楚，待這一干風流孽鬼下世已完，

你我再去。如今雖已有一半落塵，然猶未全集。」道人道：「既如此，便隨你去來。」

卻說甄士隱俱聽得明白，但不知所云「蠢物」系何東西。遂不禁上前施禮，笑問道：「二仙師請了。」那僧道也忙答禮相問。士隱因說道：「适聞仙師所談因果，實人世罕聞者。但弟子愚濁，不能洞悉明白，若蒙大開痴頑，備細一聞，弟子則洗耳諦聽，稍能警省，亦可免沉倫之苦。」二仙笑道：「此乃玄機不可預泄者。到那時不要忘我二人，便可跳出火坑矣。」士隱聽了，不便再問。因笑道：「玄機不可預泄，但适云『蠢物』，不知為何，或可一見否？」那僧道：「若問此物，倒有一面之緣。」說着，取出遞與士隱。士隱接了看時，原來是塊鮮明美玉，上面字跡分明，鐫着「通靈寶玉」四字，後面還有幾行小字。正欲細看時，那僧便說已到幻境，便強從手中奪了去，與道人竟過一大石牌坊，上書四個大字，乃是「太虛幻境」。兩邊又有一幅對聯，道是：

假作真時真亦假，無為有處有還無。

士隱意欲也跟了過去，方舉步時，忽聽一聲霹靂，有若山崩地陷。士隱大叫一聲，定睛一看，只見烈日炎炎，芭蕉冉冉，所夢之事便忘了大半。又見奶母正抱了英蓮走來。士隱見女兒越發生得粉妝玉琢，乖覺可喜，便伸手接來，抱在怀內，鬥他頑耍一回，又帶至街前，看那過會的熱鬧。方欲進來時，只見從那邊來了一僧一道：那僧則癩頭跣腳，那道則跛足蓬頭，瘋瘋癲癲，揮霍談笑而至。及至到了他門前，看見士隱抱着英蓮，那僧便大哭起來，又向士隱道：「施主，你把這有命無運，累及爹娘之物，抱在怀內作甚？」士隱聽了，知是瘋話，也不去睬他。那僧還說：「舍我罷，舍我罷！」士隱不耐煩，便抱女兒撒身要進去，那僧乃指着他大笑，口內念了四句言詞道：

慣養嬌生笑你痴，菱花空對雪澌澌。

好防佳節元宵後，便是煙消火滅時！

士隱聽得明白，心下猶豫，意欲問他們來歷。只聽道人說道：「你我不必同行，就此分手，各幹營生去罷。三劫後，我在北邙山等你，會齊了同往太虛幻境銷號。」那僧道：「最妙，最妙！」說畢，二人一去，再不見個蹤影了。士隱心中此時自忖：這兩個人必有來歷，該試一問，如今悔卻晚也。

這士隱正痴想，忽見隔壁葫蘆廟內寄居的一個窮儒-姓賈名化，表字時飛，別號雨村者走

了出來。這賈雨村原系胡州人氏，也是詩書仕宦之族，因他生於末世，父母祖宗根基已盡，人口衰喪，只剩得他一身一口，在家鄉無益，因進京求取功名，再整基業。自前歲來此，又淹蹇住了，暫寄廟中安身，每日賣字作文為生，故士隱常與他交接。當下雨村見了士隱，忙施禮陪笑道：「老先生倚門佇望，敢是街市上有甚新聞否？」士隱笑道：「非也。适因小女啼哭，引他出來作耍，正是無聊之甚，兄來得正妙，請入小齋一談，彼此皆可消此永晝。」說着，便令人送女兒進去，自與雨村攜手來至書房中。小童獻茶。方談得三五句話，忽家人飛報：「嚴老爺來拜。」士隱慌的忙起身謝罪道：「恕誑駕之罪，略坐，弟即來陪。」雨村忙起身亦讓道：「老先生請便。晚生乃常造之客，稍候何妨。」說着，士隱已出前廳去了。

這裏雨村且翻弄書籍解悶。忽聽得窗外有女子嗽聲，雨村遂起身往窗外一看，原來是一個丫鬟，在那裏撷花，生得儀容不俗，眉目清明，雖無十分姿色，卻亦有動人之處。雨村不覺看的呆了。那甄家丫鬟撷了花，方欲走時，猛抬頭見窗內有人，敝巾舊服，雖是貧窘，然生得腰圓背厚，面闊口方，更兼劍眉星眼，直鼻權腮。這丫鬟忙轉身回避，心下乃想：「這人生的這樣雄壯，卻又這樣襤褸，想他定是我家主人常說的什麼賈雨村了，每有意幫助周濟，只是沒甚機會。我家并無這樣貧窘親友，想定是此人無疑了。怪道又說他必非久困之人。」如此想來，不免又回頭兩次。雨村見他回了頭，便自為這女子心中有意於他，便狂喜不盡，自為此女子必是個巨眼英雄，風塵中之知己也。一時小童進來，雨村打聽得前面留飯，不可久待，遂從夾道中自便出門去了。士隱待客既散，知雨村自便，也不去再邀。

一日，早又中秋佳節。士隱家宴已畢，乃又另具一席於書房，卻自己步月至廟中來邀雨村。原來雨村自那日見了甄家之婢曾回顧他兩次，自為是個知己，便時刻放在心上。今又正值中秋，不免對月有怀，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：

未卜三生願，頻添一段愁。

悶來時斂額，行去幾回頭。

自顧風前影，誰堪月下儔？

蟾光如有意，先上玉人樓。

雨村吟罷，因又思及平生抱負，苦未逢時，乃又搔首對天長歎，复高吟一聯曰：

玉在匱[8]中求善价，釵於奩內待時飛。

恰值士隱走來聽見，笑道：「雨村兄真抱負不淺也！」雨村忙笑道：「不過偶吟前人之句，何敢狂誕至此。」因問：「老先生何興至此？」士隱笑道：「今夜中秋，俗謂『團圓之節』，想尊兄旅寄僧房，不無寂寥之感，故特具小酌，邀兄到敝齋一飲，不知可納芹意否？」雨村聽了，并不推辭，便笑道：「既蒙厚愛，何敢拂此盛情。」說着，便同士隱复過這邊書院中來。須臾茶畢，早已設下杯盤，那美酒佳肴自不必說。二人歸坐，先是款斟漫飲，次漸談至興濃，不覺飛觥限斝起來。當時街坊上家家簫管，戶戶弦歌，當頭一輪明月，飛彩凝輝，二人愈添豪興，酒到杯乾。雨村此時已有七八分酒意，狂興不禁，乃對月寓怀，口號一絕云：

時逢三五便團圓，滿把晴光護玉欄。

天上一輪才捧出，人間萬姓仰頭看。

士隱聽了，大叫：「妙哉！吾每謂兄必非久居人下者，今所吟之句，飛騰之兆已見，不日可接履於雲霓之上矣。可賀，可賀！」乃親斟一斗為賀。雨村因乾過，歎道：「非晚生酒後狂言，若論時尚之學，晚生也或可去充數沽名，只是目今行囊路費一概無措，神京路遠，非賴賣字撰文即能到者。」士隱不待說完，便道：「兄何不早言。愚每有此心，但每遇兄時，兄并未談及，愚故未敢唐突。今既及此，愚雖不才，『義利』二字卻還識得。且喜明歲正當大比，兄宜作速入都，春闈一戰，方不負兄之所學也。其盤費餘事，弟自代為處置，亦不枉兄之謬識矣！」當下即命小童進去，速封五十兩白銀，并兩套冬衣。又云：「十九日乃黃道之期，兄可即買舟西上，待雄飛高舉，明冬再晤，豈非大快之事耶！」雨村收了銀衣，不過略謝一語，并不介意，仍是吃酒談笑。那天已交了三更，二人方散。士隱送雨村去後，回房一覺，直至紅日三竿方醒。因思昨夜之事，意欲再寫兩封荐書與雨村帶至神都，使雨村投謁個仕宦之家為寄足之地。因使人過去請時，那家人去了回來說：「和尚說，賈爺今日五鼓已進京去了，也曾留下話與和尚轉達老爺，說『讀書人不在黃道黑道，總以事理為要，不及面辭了。』」士隱聽了，也只得罷了。真是閒處光陰易過，倏忽又是元霄佳節矣。士隱命家人霍啟抱了英蓮去看社火花燈，半夜中，霍啟因要小解，便將英蓮放在一家門檻上坐着。待他小解完了來抱時，那有英蓮的蹤影？急得霍啟直尋了半夜，至天明不見，那霍啟也就不敢回來見主人，便逃往他鄉去

了。那士隱夫婦，見女兒一夜不歸，便知有些不妥，再使幾人去尋找，回來皆云音響皆無。夫妻二人，半世只生此女，一旦失落，豈不思想，因此晝夜啼哭，幾乎不曾尋死。看看的一月，士隱先就得了一病，當時封氏孺人也因思女构疾，日日請醫療治。

不想這日三月十五，葫蘆廟中炸供，那些和尚不加小心，致使油鍋火逸，便燒着窗紙。此方人家多用竹篱木壁者，大抵也因劫數，於是接二連三，牽五挂四，將一條街燒得如火焰山一般。彼時雖有軍民來救，那火已成了勢，如何救得下？直燒了一夜，方漸漸的熄去，也不知燒了幾家。只可怜甄家在隔壁，早已燒成一片瓦礫場了。只有他夫婦并幾個家人的性命不曾傷了。急得士隱惟跌足長歎而已。只得與妻子商議，且到田庄上去安身。偏值近年水旱不收，鼠盜蜂起，無非搶田奪地，鼠竊狗偷，民不安生，因此官兵剿捕，難以安身。士隱只得將田庄都折變了，便攜了妻子與兩個丫鬟投他岳丈家去。

他岳丈名喚封肅，本貫大如州人氏，雖是務農，家中都還殷實。今見女婿這等狼狽而來，心中便有些不樂。幸而士隱還有折變田地的銀子未曾用完，拿出來托他隨分就价薄置些須房地，為後日衣食之計。那封肅便半哄半賺，些須與他些薄田朽屋。士隱乃讀書之人，不慣生理稼穡等事，勉強支持了一二年，越覺窮了下去。封肅每見面時，便說些現成話，且人前人後又怨他們不善過活，只一味好吃懶作等語。士隱知投人不着，心中未免悔恨，再兼上年驚唬，急忿怨痛，已有積傷，暮年之人，貧病交攻，竟漸漸的露出那下世的光景來。

可巧這日拄了拐杖掙挫到街前散散心時，忽見那邊來了一個跛足道人，瘋癲落脫，麻屣鶉衣，口內念着幾句言詞，道是：

世人都曉神仙好，惟有功名忘不了；古今將相在何方，荒冢一堆草沒了。

世人都曉神仙好，只有金銀忘不了；終朝只恨聚無多，及到多時眼閉了。

世人都曉神仙好，只有嬌妻忘不了；君生日日說恩情，君死又隨人去了。

世人都曉神仙好，只有兒孫忘不了；痴心父母古來多，孝順子孫誰見了。

士隱聽了，便迎上來道：「你滿口說些什麼？只聽見些『好』『了』『好』『了』。那道人笑道：「你若果聽見『好』『了』二字，還算你明白。可知世上萬般，好便是了，

了便是好。若不了，便不好，若要好，須是了。我這歌兒，便名《好了歌》。」士隱本是有宿慧的，一聞此言，心中早已徹悟。因笑道：「且住！待我將你這《好了歌》解注出來何如？」道人笑道：「你解，你解。」士隱乃說道：

陋室空堂、當年笏滿床，衰草枯楊、曾為歌舞場；蛛絲兒結滿雕梁，綠紗今又糊在蓬窗上。說什麼脂正濃、粉正香，如何兩鬢又成霜；昨日黃土隴頭送白骨，今宵紅燈帳底臥鴛鴦。金滿箱、銀滿箱，轉眼乞丐人皆謗；正嘆他人命不長，那知自己歸來喪。訓有方，保不定日後作強梁；擇膏粱，誰承望流落在煙花巷。因嫌紗帽小，致使鎖枷扛；昨憐破襖寒，今嫌紫蟒長。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，反認他鄉是故鄉；甚荒唐，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。

那瘋跛道人聽了，拍掌笑道：「解得切，解得切！」士隱便說一聲「走罷！」將道人肩上褡褳搶了過來背着，竟不回家，同了瘋道人飄飄而去。

當下烘動街坊，眾人當作一件新聞傳說。封氏聞得此信，哭個死去活來，只得與父親商議，遣人各處訪尋，那討音信？無奈何，少不得依靠着他父母度日。幸而身邊還有兩個舊日的丫鬟伏侍，主僕三人，日夜作些針線發賣，幫着父親用度。那封肅雖然日日抱怨，也無可奈何了。

這日，那甄家大丫鬟在門前買線，忽聽街上喝道之聲，眾人都說新太爺到任。丫鬟於是隱在門內看時，只見軍牢快手，一對一對的過去，俄而大轎抬着一個烏帽猩袍的官府過去。丫鬟倒發了個怔，自思這官好面善，倒象在那裏見過的。於是進入房中，也就丟過不在心上。至晚間，正待歇息之時，忽聽一片聲打的門響，許多人亂嚷，說：「本府太爺差人來傳人問話。」封肅聽了，唬得目瞪口呆，不知有何禍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註釋

↑ 按：此兩段回前批語常被混入正文。故雖為批語，仍錄於此。

↑ 經，度。高經，高度。

↑ 方經，……見方。

↑ 現在寫作「鍛煉」。

↑ 悲號：悲傷地號哭。

↑ 現在寫作「哪」。後同。

↑ 數字：幾個字。非「數目字」之意。

↑ 匱：同「櫝」。

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